

〔清〕汪洙撰

祥刑經解五卷

清嘉慶三年刻本

浮梁汪容川著

# 祥刑經解

本衙藏板

序

聖王治世仁義禮樂之窮而刑起焉刑之爲用以生人非以殺人故謂之祥刑天以好生爲德其生人也有心性而知畏懼有肌膚而知痛楚天固授治世者以刑之權以爲非是則天下古今之人胥戕胥虐人類或幾乎息也故六經多言用刑刑也者固聖王所藉以生萬世之具歟上古醇朴泐泐穆穆畫衣冠畫地爲牢而民不犯蚩尤始制刑陶唐始立士師沿及有周呂刑一篇遂開法律之祖然而非佞折獄有德惟刑諒然仁人之言固非竹

蔡序

刑僕區之所及矣至申韓出而變本加厲秦用商鞅專任刑法狹隘酷烈之風民不堪命此二死三死昔人所爲痛也洎乎漢祖入關約法三章隋統天下定制五等後世因之刑律漸繁文網日密獨吏得以榛縱其閒奸胥因而上下其手侮文弄法職此之由善乎王仲淹之言曰九家興而易義微三傳作而春秋散然則名法諸書不揣其本而習之未有不流於慘刻而可以爲祥者也豫章汪容川先生以名進士入詞館出宰粵東擢府佐粵俗頑悍徇利輕生且瀕海多盜歲慮囚率倍蓰他省

因地制宜敬用重典有不得不然者先生觀而心  
制思所以迪化之反覆於案牘盡悉人情之幻求  
諸六經皆所已言以爲正本澄源之道在是矣於  
是輯其要畧彙爲五篇取經語大書爲綱以己意  
分注爲目原之以形象天地要之於刑弼教化大  
旨歸於恤刑慎刑名之曰祥刑經解夫不教而殺  
是謂虐刑誅及無辜是謂濫刑酷烈無度是謂非  
刑若此者均與祥相反者也前代惟董江都深得  
此意春秋繁露及賢良對策推本任德不任刑而  
徵之於天道皆有契乎祥刑之旨先生是編足相

蔡序

表裏有司牧之責者置一編於案頭精思而切究  
之於以措之斯民庶幾刑日清而訟日寡以期至  
於無刑也不遠矣是則先生之所厚望也夫

嘉慶三年歲在戊午秋九月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館後學若上蔡之定頓首  
拜序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陽爲德而陰爲刑聖  
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仁主生而義有  
殺非成卽無以爲生非正亦無以爲育故刑不可  
廢也嗟乎刑書立而民有病之者矣自非忠厚溫  
良當體生物育物以爲心而無一毫有我之私者  
欲其致於祥也得乎少讀經書雖亦章句求解而  
事未親切自作吏粵東歷十餘年訟獄繁多麗於  
刑者十六七而幻僞百出惴惴焉惟不得其當是  
懼深念刑一及身則畢生莫贖况死者不可復生  
敢不敬歎間復紬繹經訓歎唐虞三代欽恤之指

自序

先後同揆益惻然有觸於中爰彙錄經語節解而  
句釋之采摭儒先舊說間出己意大抵以刑期無  
刑義歸於祥而止藉以自鏡警醒良多雖然經之  
所訓所謂仁心耳若使置身於獄情雜錯之中悉  
其聰明權衡輕重不致以慘刻干和亦不致以姑  
息養姦俾之成而孚輸而孚則尚有從事之實在  
固非空持此心而可以爲祥也已

嘉慶三年春三月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廣東廣州府順德縣知縣  
署新會縣事候補同知浮梁汪注自識

祥刑經解目錄

卷一

原刑象天地

易經六條

卷二

立刑豫禁戒

周禮十一條

卷三

致刑慎聽斷

書經十三條

周禮五條

禮記三條

卷四

麗刑戒濫私

書經六條

詩經三條

春秋左傳三條

卷五

明刑弼教化

書經九條

目錄

祥刑經解卷一

易象傳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

浮梁澤澤齋集解

陰陽相噬而有聲為雷有光為電二者相須並見之物有嗑象焉雷震物而有威電照物而有明其威其明皆天地自然之氣機鼓之而出非有作而致也而道之當以威明並濟者惟刑罰最切故先王則之以立刑罰之法用離之明示震之威罰必當而法必肅也

雷電震照則萬物無敢懷邪刑法嚴明則萬民無敢

祥刑經解卷一

干令

言罰而不言刑刑重而罰輕罰只虧財在刑已適輕矣罰且必明而况刑之虧體者乎立法之意用法之心皆願從其輕惟權衡事端至於適重乃先王有所大不忍者故言罰而刑亦在其中

明罰使愚民知避敕法使好民知畏立之於先而飭之於繼欲其措而不用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刑罰威獄有類於天之震曜故君子觀象以折獄致刑也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

威斷之象惟明克允惟斷乃成刑獄之要亦惟在明斷而已

以情聽獄昏昧罷軟者無論矣若武健嚴酷情不願輸不可以云折折者謂所聽之獄情偽皆由我折之而訟端即可斷絕也以獄附刑顛倒錯謬者無論矣若牽合鍛鍊獄不盡協不可以云致致者謂所附之刑重輕皆其自致者而讞案非有加損也

噬嗑以明在上而麗於威明罰赦法威恃明以立也豐以威在上而麗於明折獄致刑明藉威以行也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詳刑經解卷一

二

山下有火則在山之物火能照之明庶政離火之明象也火在山下則所照之方山能限之无敢折獄艮山之止象也政者治之具要在詳明故可以文飾獄者民之命專在情實故不敢以文飾也小察偶及而輕於自用必未能盡其情况敢心一動成見在先保無有拂情過當之舉乎无敢折獄非有獄終不折也慎之又慎雖有其明常存照不及遠之心惟恐明有不至則情有隱者獄必有冤而至用文飾以沒其情君子有所必不敢矣

敢即是私心不但盛氣之發也折獄平允愜乎人心

據情麗法何爲而不敢有衆人之所不敢而彼獨敢者必其情法未協彼獨善爲緣飾者也緣飾之用近於故敢則必蹈於故亦勢使然故聖人戒之刻覈者曰深文鍛鍊者曰文致法密曰文網弄法曰舞文獄成於文凡此皆由敢心而起敢者肆之至也无敢者敬之至也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場則宅於竈治則宅於爐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則爲野燒之暫猶旅寓耳火光能照故象之以明慎用刑火行不處故象之以不留獄蓋獄者不得已而設

詳刑經解卷一

三

亦人之所旅也若淹滯久羈非旅之義矣故必先之以明知人之無遁情加之以慎信我之無濫用明慎並至而斷決隨之能無留而獄乃無冤惟無留而獄必悉中也

惟明克允獄必本於明但自恃其明或致不愼而明亦非明矣愼者明之實也自謂能愼或致留獄而愼亦非愼矣不留獄乃明愼之實也留獄之害不可殫舉彼似明而不能斷似愼而不能決固不可謂之明愼而明愼既至者又當以不留獄爲急此聖人觀象垂戒之深意也

賁象離明在下艮止在上故明庶政而无敢折獄明而必有所止者刑之所以無濫也旅象離明在上艮止在下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而即可以止者刑之所以惟恤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陽鬱而不伸陰凝而不散得雷雨交作而天地之解成焉此自百物受解而知之也然天地先有解機而後成雷雨若蘇蘇索索密雲不雨不足以爲解故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與澤並行猶用刑獄而亦有赦宥無威不能以震物無澤

祥刑經解卷一

四

不能以生物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知威中有澤故體之於刑獄以施恩仁而行寬釋順天之道也

誤失之謂過實犯之謂罪過則直赦免之未麗於法而亦已憚於威矣罪則但寬宥之不愆於義而固已決於澤矣均之爲解散之事而區別重輕仁義並用君子之權衡不爽又有如此者

天地解萬物而雷雨作聖人解萬民而刑罰清隆冬閉塞當春雷雨解之最著者也或亢陽久旱雷雨時行亦解之象也恩綸廣加冀與維新赦宥之可見者也即隨時清理庶獄無滯亦赦宥之義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澤相合全體似離中虛之象也中必虛而後能入人亦中必虛而後可與之相入以上之虛接下之虛故成爲中孚之象凡天下情隱之相感未有不虛而能孚者觀夫風有感而澤受則知誠有感而物動而動之最難莫如獄入於死蓋罪人隱其情以深自錮蔽猶積水嚴凍非可以力解而化也有時風入之而渙然冰釋焉此即至誠無所不動之象也君子體此以議獄緩死議之盡其忠而成獄必孚於斷中緩之盡其仁而至死亦孚於無怨則其至誠亦直無所不

祥刑經解卷一

五

動矣

議者求其入中之出不必竟能出之也苟有可出斷不失於入而反覆詳審皆出之之意則中孚已盡於議獄矣緩者求其死中之生不必果能生之也苟有可生斷不致之死而少緩時日亦生之之心則中孚又盡於緩死矣迨至獄成而死殺之怨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孚之至也

蓋觀於易而歎善用刑者皆天之道也用刑以明爲本義取諸離明而麗於動則取諸震威照並濟義當動也自有不容已於刑者然而噬嗑互體坎艮已著

沛澤止辟之理故明罰敕法所以峻其防也豐之互體兌巽已具風水感孚之機故折獄致刑因以殫其用也明而麗於止則取諸艮明不可恃威亦不可逞義當止也直有不必事乎刑者故賁之互體動而陰明庶政无敢折獄謹之於先也旅之互體說以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恤之於後也其動其止皆以明行之是妙乎震艮之用者皆離明之運初非有膠執之私意也若解之爲動而麗以雨澤互體坎離明在其中而澤爲盛故竟爲赦宥之解散并威之所行者悉爲恩澤矣至於中孚之象取諸風澤而繫之以議獄

祥刑經解卷一

六

緩死則全體離明互體艮震忠信明決與哀矜惻怛之意並見乎其中而天之示人以用刑之道者可謂至矣聖人非不知刑獄之用卽有傷殘而不能不用者暴不除則良不安欲其辟以止辟故象天之威震以立刑而用之以明節之以止化之欲其入感之欲其說而膏澤之隨時隨在而淡者欲其處之無不當其用心之忠厚纏綿卽一刑獄之事而觀象繫辭蓋已備乎震艮離坎兌巽六子之義而天地好生之大用顯焉是故明設科條使知畏避彼不率而犯者又爲之虛公審辨與衆訊之必輸而孚而罪在矜疑者

必宥夫然後重輕上下之服皆協於人心而用刑與受刑者均可以無憾矣人心卽天心也人心無違而天道豈有悖哉

右原刑象天地

男  
楷  
校  
字

祥刑經解卷一

七

浮梁汪注容川集解

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三典之異用於三等之國者權也刑必協於中則中典為不易之常法曰輕曰重蓋視中為輕重非以意為輕重也而亦有一定之制故均名曰典則權也而仍為經俾邦國之民各喻其意庶可免於刑誅其由新而故既亂而平或先平而後亂者必隨時斟酌輕

重以求其中而凡因地制宜之道視此矣

三典皆用之邦國而又云詰四方蓋四方之寇盜姦宄不能無竊發之處而其事勢自必各有不同亦以此三典之意分別詰之而已

三典雖異要之一中而已平國用中典新國則以輕為中亂國則以重為中不如是不足以治之也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此五刑者以所在之事言之用刑雖各有所糾必明

示以事之所尚乃可定其趨而不至於背知野事惟農功是上則必勤力乃可成功知軍事惟將命是上則必守伍乃為用命上德上能上愿亦由是也六行以孝為首舉孝而其他可該否則鄉有不孝不弟不睦不嫻不任不恤之刑矣職事理故曰能上能則在官者不敢廢職矣暴者愿之反力守孝職皆以順致者糾之暴獨反言者互文以見義也所尚既明而所糾復切則萬民知所從事而陷於刑者鮮矣

出園土者殺

凡民罷於職業必為邪惡而害人寘諸園土施之職事以勞其身恥之明刑以愧其心總冀其能改而全之耳改者返於中國不改將必屏之遠方若終不能改而又逃亡者則殺之蓋聚而教之者仁之施也出而殺之者義之用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兩造至而質辯可明兩劑陳而真偽可判入矢取其直也入金取其堅也束矢鈞金無情者必先自惜而



不敢違入則訟獄可止日入束矢于朝然後聽入鈞  
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示以自服又緩其期則非  
速民訟獄而實以禁民訟獄也故聽則必有終訟之  
事禁則先有自訟之心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  
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  
其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  
日坐五月役其次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  
而舍之

民有罪過雖未麗於法而已足以害州里苟無以教

詳刑經解卷二

三

而平之終必與法麗而州里之受害亦必甚矣桎梏  
而坐以恥之給力役以勞之即所謂恥以明刑施之  
職事也使州里任則舍之無任則不舍蓋州里任之  
必其能改而不復為州里之害者也既以安州里而  
又藉以平罷民俾免刑戮仁之大用也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  
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  
長

肺石以達窮民為司牧及職聽者傲也惇獨則無助  
老則無力幼則無知此皆天民之窮而無告也為之

長者平時既不能拊循有故又不為伸理甚或多方  
枉撓之非達以肺石而窮民將終無所赴訴矣然惟  
惇獨老幼於窮民為稱而又必立之三日以驗其誠  
知非他無情者可逞而託焉故士聽其辭告於上而  
竟罪其長以益開欲復之路而為之長者忍致窮民  
之有復於上受厥罪而不悔乎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  
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布之邦國都鄙而并懸之象魏則萬民靡不周知而  
遵守不越庶止惡於未成而犯法當刑者少也

詳刑經解卷二

四

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  
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憲同  
刑象之法大司寇既縣之象魏而小司寇又親蒞令  
之大司寇既布之邦國都鄙而小司寇又令羣士於  
四方宣之蓋惟恐民之猶有未知未喻而因有犯者  
所以為刑期無刑之至意也

士師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  
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  
書而縣于門閭

禁者明示於無事之時使其知所避也禁之法士師

掌之而用法以施禁者羣有司任之五者由內及外而施禁之地無遺矣自庶政暨軍旅而施禁之事無缺矣徇以木鐸則衆共聞縣于門閭則人共見知禁之在是其孰不謹避而甘心蹈之故曰左右刑罰言刑罰所以禁民爲非而豫禁於先則人可以不犯是禁而入於刑罰是則爲刑罰之助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戒者申儆於作事之時使其知所震也五戒用之各

祥刑經解卷二

五

有處而皆舉其大且要者言之其實可以通用者多也平時雖有豫禁而當夫興作之際身與事交或不及檢察則麗於罪者衆矣爲之訓飭提撕卽事隨時而申戒之則執此既專知此已審而所戒之丁寧反復自無不與之相入至民尙有犯而麗於罪者則必頑梗之自致而原用戒者之心總惟毋使罪麗於民之心也

古人禁戒之書不盡傳蓋因時起事或卽事制宜非可拘泥一定之法也得其意而出之皆可以左右先後刑罰之用矣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聚斂倍克後民之二曰邦賊亂三曰邦諜爲異國四曰犯邦令于冒王五曰擄邦令者六曰爲邦盜竊國之寶藏或竊邑外畔殺國七曰爲邦朋朋黨相阿使八曰爲邦誣誣罔君臣

八者或致亂之本或作亂之事觀其迹雖似有差等而核其情則皆不軌之徒必誅而無赦者也故先王制治保邦卽舊有之事以定爲八成而使士師掌之則所以去姦民而防其芽孽者隨在而加嚴而彼不軌之徒或懲於成法之必誅亦將自閉其邪心有所憚而不敢爲矣

祥刑經解卷二

六

刑法者繩於已然之後而立於未然之前者也已然者不容追而未然者尙可弭故先王隨在斟酌而豫爲禁戒之三典之用殊其地也五刑之糾辨其事也圖土嘉石所以儆於訟獄未成之先而遏其萌束矢鈞金所以謹於訟獄可疑之中而啟其悟至有地治之長或罷軟則因循或嚴威則武斷而惇獨之情尤易枉撓故又爲肺石以達之而窮民有赴訴之處則長吏不敢任己意而掉以輕心况敢以鍛鍊文致出之乎是以刑法之成既已懸之布之而又復令之宣之諸所爲五禁五戒八成之用皆明立科條俾知意

之所在比戶咸遵而凜然其不敢犯故盛世刑罰省而訟獄息也或者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無取乎書契之藏并疑秋官之府太多此其說非也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若重輕上下之服無成式可稽無定典可守則治獄者得以意爲出入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惟其法制一定而猾吏不敢以售姦愚氓自可以寡過是明刑卽所以勸教也禁暴除姦而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無訟之化正在其中而猶恐刑獄之或有冒濫豈其然哉

祥刑經解卷二

七

右立刑豫禁戒

男標校字

祥刑經解卷三

浮梁汪注容川集解

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自典刑而外流宥鞭扑以次從輕贖則又加輕矣至眚災肆赦則贖且無事直赦之耳惟怙終不悛者大戾刑期無刑之意乃法之賊也則刑之而不貸此其由重入輕由輕從重辨析精微而不使有毫釐之差者大端必以敬爲主若稍以怠慢之念出之將有不得其平而傷於慘刻者矣故本之以欽而重之以恤

祥刑經解卷三

一

哀敬之心早盡於折獄之時而致審於成獄之後蓋甚重其一成而不可變也夫豈一於輕宥而已哉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蠻夷猾夏患生於外也寇賊姦宄患生於內也二者皆以命皐陶知唐虞之世詳於化而略於刑故兵刑皆士領之五刑有服刑之不得不用者也五服而有三就則輕重判其閒矣五流有宅刑之尚有可宥者也五宅而有三居則遠近異其所矣不明不足以盡情之實極事之變則輕重遠近之漸懸將混淆而自

不能允矣蓋三就之意以罪不至死者不忍使之因刑而死三居之意以流宥之中視情之重輕爲地之遠近遠近別而善惡分生死亦恒繫之故必明以求其允者於義正之中而仁育之意無往不寓也爲理官者可不以明爲要乎

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明生於敬敬亦致於明踈慢之氣先伏於內則臨事必多苟且而輕重上下之施安能洞燭而悉當其宜

祥刑經解卷三

不敬因以不明也闇昧之端交蒙於外則用心無所適從而隱微疑難之交安能剖析而盡竭其誠不明因以不敬也小罪非眚惟終自作不典而竟若有式之可用雖小不可不殺舜典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也大罪非終惟眚災而又爲適然之一誤雖大不可殺舜典所謂眚災肆赦宥過無大者也五刑有等隨事而施權不必盡用殺而極之以不可不殺蓋就作不典而充類至義之盡言之舉此一二端以見例也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要囚謂縲敘其所犯之情要而定之以附於刑也情之變幻無窮而法之所附有定其果相附歟抑尙有可議歟服念者服膺而念之言長在心胸之間猶已之事也服念五六日又至於旬又久至於時蓋致密於所附之法而尤反復於所犯之情也要囚理官審擬之事不蔽要囚則輾轉覆奏之事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日未有遜事

罰蔽殷彝師古者善矣曰用其義刑義殺則又戒其泥古也義刑義殺宜時者用矣曰勿庸以次汝封則

祥刑經解卷三

又戒其拘已也刑書相因或書無正條而有故事可參証者古固不可不師但須斷以義而不可泥且勿以趨時而徇己之私耳雖盡遜而惟日未遜則其熟酌於古今時宜之用者皆廓然大公之心惻然欽恤之念而常不敢以自是也蓋戒其泥古拘已則慎之於未用之先戒其喜功則慎之於既成之後而謂刑殺之猶有不中者吾知其鮮矣

呂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外之足以醒吾刑者威與富兩端釀之內之可以祥

吾刑者敬與忌兩念基之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非  
爲威脅則惟爲富動威富之開于以訖獄豈尙有得  
其公平者哉威不必專指權勢之家也在上之意指  
同官之瞻徇皆怵威之私也富不必盡屬賄賂之事  
也好異以貪功逆情以干譽皆欲富之僻也敬者慎  
之至既慎於求情之先更慎於得情之後蓋精察而  
必欲致其誠也忌者畏之切畏具瞻而尤畏日鑿畏  
顯誅而亦畏冥責蓋危悚而如將蹈其咎也彼徇於  
威富之路而全無敬忌之心則必有擇言在身之隱  
託之以爲言否則將不可對人言矣罔有擇言則行

祥刑經解卷三

四

之在身者皆可言不雜於威富之見而滿腔之敬忌  
念念有天在焉斯之謂天德夫獄者萬民之大命也  
人之命天制之獄之命典獄者制之自作元命配享  
在下命制於典獄之自作苟有一毫不當於天心天  
其可昧乎知典獄者之事動可作命故敬忌之念自  
無時而可已况敢以威富一切人欲之私入而開之  
則亦不自克之甚矣配享云乎哉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  
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

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訓同姓諸侯皆當勤敬於刑以格天命也罔不獄  
日勤罔或戒不勤慰戒二字鞭辟最切慰者非謂得  
其情而喜也刑獄之用參錯變幻不可勝窮一毫未  
殫其力而情罪不協能自慰乎日勤則不弛其職而  
可自慰也情而不戒不可言矣顧刑罰何事而可以  
屢戒乎不勤而輕重失中雖戒亦何及矣罔或有戒  
則刑必當也爲慰爲戒在乎用刑者之心毋自欺而  
求自慊非他人所得與耳蓋刑者天之命一人以齊

祥刑經解卷三

五

民而諸侯皆有一日掌刑之責者也非終惟終均在  
乎人重輕皆其自取我何容心焉知上天之心惟在  
齊民則必敬逆以逆天而非事於殘殺也知一人  
之心亦惟齊民則必奉承以培國脉而非以爲忍刻  
也雖畏而以爲未足畏雖休而以爲未必休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此卽不自滿假之心所以爲敬奉之實  
也夫德之及人一也用重典則爲剛德用輕典則爲  
柔德用中典則爲正直之德三德之成皆本諸五刑  
之敬故勤其發也敬其存也未有敬而不勤者未有  
能敬勤而刑罰不中者典獄如是則君受其福民蒙

其惠而天下永寧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刑者殘忍之事而先王謂之祥者蓋用之以安百姓也百姓安則祥莫大焉原其本擇人爲先當其用敬刑爲要推其弊度及爲急罪非已造而爲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所云逮者是也獄必有所及黨惡固所應拘而証佐亦不可闕非此則濫矣乃獄吏以不遺支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及者衆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必於辭所連引者而加審度焉勿任妄指

祥刑經解卷三

六

度之以事之情勿聽空誣度之以情之的夫然後所及者皆不可得已之人而良善鮮株連之累則民無不安而有刑盡爲祥矣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聽訟必以兩造兩造之詞證不備則不能盡得其情兩造具備然後就兩造之辭而師聽之蓋兩造各抒其隱則既非偏辭師聽雜以羣言亦不徇一說師聽之辭雖衆麗於刑者不過五約之以五辭必簡核而誠孚者乃正于五刑不簡不孚則不可入於刑矣刑

不簡正于罰罰不服正于過情法相當者刑之情法不相當則只以罰正之若罰猶不服則直察其爲過而宥之耳觀於此而知古人之聽獄必原情以麗法斷無有移情以合法之事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刑疑則正于五罰罰疑則正于五過而皆云赦者蓋以金白贖不至於殘其支體則視五刑之加已爲赦矣審克云者必於所疑再三詳審之而終無可據非漫不加察遠從寬宥使應刑者妄得罰應罰者妄得

祥刑經解卷三

七

免也簡孚有衆惟貌有稽卽所以爲審克之道也簡孚之用辭而其真在貌辭可僞而貌不可掩聲氣耳目皆隨之而變焉惟於此有稽而人無遁情矣若無可簡核則其明而不必疑者竟不聽焉可也夫其所爲求詳而致嚴者蓋以刑爲天之威人心各有一天不能盡泯故衆之所簡孚卽爲天威之所在治獄者果知天威之甚嚴而敢有毫髮不盡心之處以致畸輕畸重乎

周禮五聽以聲該氣色耳目此云貌稽而聲氣耳目亦均必從之由乎中而見乎外不出聲與貌兩端聲

之發也疾而顯貌之徵也留而著皆天之所動不可假也以此求而稽之無或爽者而亦大非易易矣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三千之屬已定於刑書者可以所犯之罪斷之若罪無正律則爲權於上下刑之中以相比附而情之重者比上刑情之輕者比下刑情之變至無窮也刑書不得而盡之故必用比罪必當其情而情必視其辭猶吏因緣爲姦卽正刑猶文飾其辭致不免於僭亂而况比附之事乎廷評無一成之議將恐惑於邪言

詳刑經解卷三

八

爰書無一定之條或致泥於古法非細察於心謹合於法則用之必未得其平矣此審克之所以爲要而不容稍忽者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上刑而從下服以其情適輕也下刑而從上服以其情適重也輕重之宜有權以定之而銖兩悉稱非可以毫釐之私意與其間也刑如是罰卽如是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蓋皆就一人權之若世輕世重者則通就一世權之也惟齊非齊則情

雖萬變罔不齊焉而秩然就理豈不有倫乎確然至當豈不有要乎蓋齊之以刑而必有不齊之情輕重所由區異者經之必需乎權也正之於權而具有倫要可守輕重於以各得者權之卽可爲經也何以爲之權曰天而已矣天者理而已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言罰且極足病民益以知刑之不可不慎也折獄以

詳刑經解卷三

九

辭似惟口給是尙乃舍佞而獨歸於良蓋以能服其口者不必服其心惟溫良長者平易正直而懇至足以深入乎人所折之獄人自無有不服也夫獄辭紛繁而良者之心只有一中其聽也亦以中若辭有背乎中者卽其有差者也不從其僞辭以致差而從其真情以取中故察之於先又敬之於繼敬而繫之哀者忠厚悱惻之誠實可共信亦感而自吐其情非得諸筆楚桁楊之下也能哀敬以折獄斯可云良矣既得其情乃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之必皆中正而無過差然後麗於刑罰曰其刑其罰將已一成而不可

變故又加審克之也至於獄辭之成既得其真情讀之而信輸之於上必盡其本辭察之而實夫是之謂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聽之上而不敢專皆由察乎下而無所隱也問鞠以察為主而不忘哀敬之心擬議以明為主而不失中正之則歸結以孚為主而辭靡不備則反復研索而情法之允合亦可見矣此言自折獄以迄結獄無一時而不盡其心如此

詳刑經解卷三

五刑乃一定而獄訟之變態無窮刑之重輕視所犯之罪而施之罪必與刑合而後可言附稍有牽強則不附矣既附於刑而又用情訊之者罪有同而所以致罪之故不同以訊者之心入乎罪人之心而委曲難言之隱無不洞達使罪人自問亦知無可解免夫是之謂用情記所稱致其忠愛是也既已用情研訊知所附之刑當矣而猶恐有未盡或尙可以從末減者必於旬日間反覆推求終無遺憾然後斷之至於讀入刑之書囚無不服則法乃可用夫君子豈忍遽用吾法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

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聽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心者形之內運聲者心之外發民之情民之心也情不直而聲已異則辭必遁色必變氣必喘耳必惑目必眊故有訊鞠而必應以聲聲者心之先發者也聲發於辭而辭不足以盡聲蓋辭可偽而聲不可偽也聲不自禁而辭色氣耳目皆因而從之是之謂五聲由發以驗其伏兼聽而得其實於此以求民情雖不易言終莫得而揜之矣

詳刑經解卷三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一而言三以訊之羣臣羣吏萬民而三也既曰三訊而又云聽民之所刺宥蓋訊及萬民取於衆論之同而其情必實以萬民爲歸泰以羣臣羣吏之議以斷其中則上服下服之刑自無枉縱之施而庶民之獄訟皆得其中矣

刺鄭註訓殺易氏以爲刺取人情當否竊意義可兼之臣曰羣臣吏曰羣吏民曰萬民可謂汎與衆共之矣變刺言訊者外則汎訊之以盡其情而內各刺取之以察其情之實也俗情多僞蓋有衆論而仍不實



者故不得不用刺盈廷唯諾眾口附和辨之以其人稽之以其聲色必審之於刺而乃益信司刺職云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然後刑殺則必刺之得其實而後殺亦可見矣

鄉士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

周禮刑官自大小司寇外士師專主其事然而上詔司寇下致邦令惟官中之政令皆待以定之其下鄉

祥刑經解卷三

十三

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乃實各有所司之獄訟而分任其職者也鄉士掌鄉之民數而糾戒之即布憲所宣布於四方而鄉遂各士皆重申之以爲糾戒也聽其獄訟察其辭辭具而罪之輕重著焉或入於死或入於刑必辨異之以爲要書蓋聽而察之以得情爲難辨而異之則附法爲慎也職聽于朝至以旬日不惟容其自反覆亦且服念之不置矣至於司寇斷獄弊訟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之或從初議或有他議務使罪與法相應而輕重悉協於中及其獄訟之成也士師受之不曰受成而曰受中者言其無

毫髮之有偏也故小司寇歲終計弊直云登中于天府耳觀鄉士一職反覆推詳上下交盡而不執一見則遂士以下不過因其地之遠近而稍區之其用意之敬慎固有同然者矣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若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再宥曰過失若舉刀欲砍伐而誤中人者三宥曰遺忘若開帷薄忘有在焉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祥刑經解卷三

十三

司刺之職主於刺而三宥三赦之法亦並掌之者所以爲求情斷中之用三法即一法也三宥三赦皆於三刺中定之蓋訊之羣臣羣吏萬民而斷以情理之中已不在可宥可赦之列者則刑之殺之若訊而得其有合於不識過失遺忘者則隨其犯之大小宜皆以三宥議之訊而爲幼弱老旄蠢愚則直以三赦議之耳要之於刺者所以爲法中之義而通之於宥赦者所以爲法外之仁也

記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天之所以及物者好生而已矣其有時以殺者殺之

而後可以生之殺者寡而生者衆也斷制五刑必與天意合則刑書皆天論矣郵與尤同責也凡有罪責而當罰者必各附於其事以定重輕則犯者無辭若假他端而離其本事則無以示用刑公正之準終亦不足以懲姦矣罰且麗事而刑之必麗於事以爲合天之本者又可知矣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祥刑經解卷三

十四

父子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親親以漸而殺而親可序者不可遺君臣主義義因事而宜而義在公者均所先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或以從輕或以加重卽所謂權也以此權刑心安理得自無不得其平矣用意議論罪之輕重次序而慎爲測度其所犯淺深之量以分別之淺者輕而深者重淺深有量則輕重有序不相亂而各得其分矣此皆以得情之後言之也然情不易得必悉殫己之聰明窮本以暨末兼聽而並觀致其忠誠而無一毫之虛假故辨詰之詳皆忠也致其仁愛而無一念之忍刻雖箠楚之用皆

愛也如是以盡所犯之情則刑者無有屈抑矣其或獄涉於疑則一己之聰明自不如衆人之集思爲更悉汜與衆共之呂刑所謂胥占也若衆人皆疑則當赦之呂刑所謂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也然而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謂疑而當赦者必有已行之故事可以比例究非徒任一時之論議遂爾直率呂刑所謂其審克之者也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象人而例其體容貌畢就曰例一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刑之爲例猶是也一辭不具則刑不成而辭非

祥刑經解卷三

十五

例體之畢肖亦不可以爲成刑蓋其真猶未出也故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已成之後不可變矣非盡心因無以成而成遂終不可變君子又惡敢不盡心乎

聽獄訟難矣斷獄訟尤不易也聽之取數多端曰勤勤則早定而獄不留獄或生他變不勤故也呂刑云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曰度能揆度不多逮人則民安矣呂刑云何度非及曰察辭非情實終必差繆不可不細察呂刑云察辭于差曰貌稽心在辭情必在貌不可掩也呂刑云惟貌有稽曰聲求僞



書康誥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之非汝封又曰  
剗刑人無或剗刑人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者亦奉行  
天討耳何容心焉一有已意間之則必不中雖足以  
制人之身而不足以服人之心矣故曰非汝封刑人  
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剗刑人無或剗刑人刑  
大如是小亦如是言之重辭之複丁寧反覆而深戒  
之以康叔之德而武王戒之猶如是凡有明刑之責

祥刑經解卷四

者其可不自克而輕用之乎

又曰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接去自順但非汝封一  
讀少停乃接說剗刑人故紀言者加又曰二字正寫  
得當日告誡丁寧慎重之神出與論語知人原同舉  
直錯諸枉一時說下亦以中間少停記者因插入楚  
遲未達子曰六字相似

君陳王曰君陳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  
容以和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  
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狂  
于姦宥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戒偏徇而用其中也依勢倚法去此二病最難勢  
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口夕有而用之喜怒予奪苟  
毫髮有已意與乎其間則遂為依勢作威倚法以削  
矣蓋非其自然而出之謂之作於其當然而過之謂  
之削有此二者皆屬一己之私意矣欲其無作無削  
則內省於幾微眇忽之間者不可不嚴雖以君陳之  
賢而成王不能不戒之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不必  
盡為用刑發而用刑之意亦不離此予辟爾勿辟子  
宥爾勿宥則不但戒其徇已而并戒其徇君也君且  
勿徇而他尚有可徇者乎蓋中者君之所命夫有所

祥刑經解卷四

受之也惟厥中所以從君而敬其法也故辟之惟厥  
中其弗若汝政弗化汝訓者辟之可也辟以止辟乃  
辟則不足以止辟者其可遽辟乎宥之惟厥中其姦  
宥敗常亂俗者細亦不宥大固不待言也苟非此類  
則捐棄細過而偕之大道多可以從宥矣

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  
辜爰始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與  
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成庶戮方告無  
辜于上帝監民罔有讐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  
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五刑之用已足斷支體傷肌膚而更加以酷虐則非常刑所有者故直曰五虐之刑五虐非法也而亦名之曰法以虐爲法尙可言乎則刑極黷卽五虐之所用也而云始淫則其用必更有甚慘者有罪者不堪猶曰罪耳并制無罪而不復差別其辭此何法乎是亂而已矣彼民無所適從亦惟羣起漸染於昏亂無復有中心出於誠信者則相與反覆詛盟以人無可訴訴於鬼神而鬼神制世矣乃虐政作威被戮者衆方告無罪於天而天亦監其上下之同惡絕無有馨香之德而但發腥聞之刑耳然而其不辜者究可哀

祥刑經解卷四

三

矜是以大舜奉行天威以報有苗之虐遏絕其種無使傳國於後而復有重黎之命絕地天通以繼之所以淫刑止而妖誕息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綱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刑獄者萬民之命所寄非細事也以爲刀筆俗吏易而忽之紊亂無當民氣愁慘而不安矣正其爲天牧則知本爲牧民而設凡刑之用惟知奉天而不敢

參以人爲之私是齊民之刑卽所以爲養民之政也監在伯夷當法者惟其迪民懲在有苗當戒者亦惟其亂民獄辭必有所麗故吉人聽之以斷其中而苗民不然惟以庶威奪貨肆恣斷制以虐無辜自來刑之淫濫莫不以庶威奪貨二端啟之貴者以威干典而怵於威以徇之富者以貨奪法而惑於貨以庇之一切斷制私欲錮結逆天而悖理宜上帝之不貸而必加殄滅之也夫司政典獄君之臣也而以爲天之牧遏絕苗民帝之威也而以爲上帝不綱是知天之日鑿甚嚴而主刑獄者之不可不知畏也

祥刑經解卷四

四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舍五刑五罰而專言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過且不  
可疵而况於刑罰乎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  
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或當以爲過而入之於刑罰  
或不當爲過而出之於刑罰是則爲五過之疵疵必  
起於有私五者於世俗徇私之弊大端盡之有分而  
投者有併而來者有相因而成者紛乘疊至潛滋暗  
長百端以炫其明多方以搖其守非三德具備之人  
而又加之以定力鮮不陷於其中而不自覺矣然五

者之病急當斷除而據情以麗法者又非徒以清心寡欲遂能悉當故必反覆推詳察之盡其心治之盡其力審克之用爲尤要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罪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訓有忠厚之德者乃可以用刑而行私取貨者之必有天罰也官伯族姓皆有任刑之責者故呼而告

祥刑經解卷四

五

之以身示之朕且懼於言諸臣其可敢於用乎朕必敬於刑諸臣其可肆於刑乎夫刑殺機也而原於生全之心刑忍事也而臨以哀矜之念是之謂有德天以刑相治下民有德者能體天相民之心以敬刑即稱之作配在下可也獄之初造必單辭兩造備而後有兩辭明清于單辭勿以一面之辭先入爲主也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者謂治民之道必兼聽其兩辭而得刑之中非可以偏聽也若以私意爲獄而圖利其家則非聽獄之兩辭乃直私家于獄之兩辭耳以獄積貨日積而罪日深豈惟非寶庶尤來報

蓋惡積而必降之百殃也故既戒私家而復以府辜報尤愾之使知天罰之可畏也非天不中人自私家而不中也惟人在命天未嘗必欲殃禍之命也然私家獄貨之人天不極罰之庶民將不得蒙善政於天下也此又反覆明天之必罰以深戒其自取也

詩小宛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填與瘼同病也岸韓詩作犴亦獄也填寡窮民無告者以填寡而實岸獄不自知其致罪之由也然不自知而直認曰宜則哀痛爲尤甚矣淫刑之慘有至於此極者可不鑒乎

祥刑經解卷四

六

瞻卬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書言刑罟以其氣愁慘言之也此曰罪罟以其勢羅織言之也罟不收而魚病罪罟不收而民病

此宜無罪女民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

脫音之

罪之有無皆緣情而定宜無宜有則權衡於情辭之中得其簡孚與否而一一協之於義故曰宜也無罪而反收之何如而後可免於收也豈禁其爲善歟有罪而覆說之何爲而乃致不可說也豈樂其爲惡歟此必中之以私欲而行之以威虐者淫刑逞而善類殘大熬免而姦邪肆惟顛倒於心遂至濫於出入而

刺謬如此所謂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者此類是也

春秋左傳楚侵鄭至于城麇邑名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也焉

正者正其事情之實以定曲直也舍事情不察而決之於囚其可盡信乎不過欲藉以行其讎弄之私耳

祥刑經解卷四

七

夫折獄先平其心而手由心運伯州犂上下其手厥心先已不平矣顧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且曰寡君之貴介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又曰方城外之縣尹則不但其手可見而兩人之地位尊卑已瞭然明白是不惟不願求其情而更思導囚以故變其情也既獲之囚彼此何擇有不順問官之願指而僥倖於萬一者乎路溫舒所謂吏治者指導以明之囚人飾辭以示之是也乃其始則曰所爭君子也卒又曰誰獲子一若出於至公初無偏倚之論而豫設成心必欲終售其左袒之用者已衆著而不可掩矣傳

會之事多有類此聽訟者所宜深戒也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代理景伯理爲理官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鄙本雍子之田邢侯爭之曲矣以久而無成之獄一旦攝理遽罪雍子叔魚原爲索賂計耳既納女而遂蔽罪邢侯斷則是以受賂而後斷則非也宜邢侯得

祥刑經解卷四

八

以有辭而雍子亦爲買直矣故叔向不隱其親而直數之曰鮒也鬻獄所斷者直矣而以賂成猶曰鬻也至不能保其身况以不直鬻之者能無患乎若雍子之掠美邢侯之專殺雖曰同罪要皆自叔魚之貪墨牽連而及者矣

刑獄之事濫不可任也持論本平及其用之尚不能無差何況於濫私不可營也矢念原公至於附之仍未必盡當何況乎私或各恣以煽凶或兼行以濟惡均之不可不戒也呂刑數苗民五虐殺戮始淫并制罔差發聞惟腥其濫甚矣而詩稱臧寘宜獄無罪反

收至目之爲罪罟非其濫之不堪者乎康誥言非汝刑殺君陳論倚法依勢其私著矣若呂刑之謂庶威奪貨家獄府辜必極之於天罰非其私之益橫者乎濫無私不任私非濫不行二者交譏而私其受病之本也私之數不可勝窮而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者足以蔽之五者之中惟反惟內惟來私之乘或猶有不應而惟官惟貨最能錮之伯州犁之上下其手惟官也叔魚之蔽罪獄惟貨也皆以私中之而不自克者也是故守之於私而濫可忍成之於濫而私益熾肆意妄爲株累流毒舉將側足而無以自安

祥刑經解卷四

九

彼民實何辜乃罹虐威庶戮之慘至此極耶且夫天之相民牧之而已非以害之也而濫私以逞者幾至等之於奇貨疾之如仇讎不思播刑之迫不畏庶尤之報苟圖積貨以利其家而不知貨之非寶也至於府辜日深上帝不蠲乃始怨天之不中而不知惟人之自命也天罰必極獄貨者何樂而爲是夫亦戒之不早耳豈復有倖耶然則戒之如何言多懼敬于刑其審克之體上天與一人有德惟刑之意以盡牧民之責已矣

右麗刑戒濫私

男 榘 校字

祥刑經解卷五

浮梁汪注容川集解

書大禹謨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聖人之治天下本欲以五品之教化民而已不得已而制刑者凡以輔教之所不及也其所命者雖有明刑之事而其所期者總此無刑之心惟皐陶能體此意故其作士明刑而凡茲臣庶罔或干正若爭趨於契與伯夷之教而不知有皐陶之刑者斯則弼之爲

祥刑經解卷五

一

力大矣期于予治則刑可不用雖或行刑而辟以止辟則亦終於無刑蓋舜以德威臨於上而日有孜孜惟期於此皐陶則推行其意不知若何忠恕哀敬而乃有以副其所期者也夫刑之所用亦裁抑其不中以歸於中耳民協于中則刑乃無所復用而功不僅在於明刑矣程子曰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皐陶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好生之德天地之量也天地之爲天地不過曰罔愆耳而帝德同之簡寬以下忠厚仁愛之施皆其好生之德之洋溢也簡者執至一以運萬幾不但省其科條也寬者擴秦宇以冒羣生不但緩其督責也罰止及其身賞則延于世惡惡短而善善長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詳於過故則略於大小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分於功罪則異於重輕也有罪而重之不當其罪曰不辜有罪而輕之得以自全曰不經然在可以殺可以無殺之間則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凡此皆寧

祥刑經解卷五

二

過於厚屈法以申恩而斷不使用法之或過真所謂好生之德也上好民之生漸漬既久而民亦知自好其生茲用不犯于有司帝之德使然也有司能使民不冤不能使民之不犯皇陶所以歸美於舜者非苟諛也然而舜之德皇陶知之舜之欲亦惟皇陶知之故職掌刑獄而意專德教使教化四達天下之民皆鼓舞於德教中從風而靡而不見有刑之迹此真皇陶之休而舜之所以重美於皇陶者亦非虛褒也君臣同德而太和之氣充塞流衍刑措而不用此其所以爲中天之景象歟

康誥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存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敘謂刑罰輕重不紊而由重適輕由輕適重據情附法皆秩然有次序也如周禮罷民役諸司空重罪其其次九月七月五月其下三月皆敘也有敘而刑以大明民亦以大服矣其勅懋和則不待上之督責而交相戒勅以勉爲和順其於改過遷善爲更禁也蓋民之所以從上者亦從其心而已上視民之不善如疾之在己身則攻治鍼砭如去己疾而非有所害也以此心待民民自知不善之不可爲率自漸而畢

祥刑經解卷五

三

棄咎矣上視民之無知如赤子之匍匐入井則愴惻惻隱如護己子而非以爲恩也以此心治民民亦知父母之不可違乎自淑而歸康又矣夫上之去惡保赤與民之棄咎康乂相期也而不能相強惟有敘明服之後而明之至者誠必自生誠之孚者明始無憾相應以神殆非徒法者之所能喻矣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罔弗懲罪由自得非由人陷害而致也寇攘姦宄卽所爲元惡大憝者寇攘顯而姦宄隱情狀雖殊而兇狠險詐均之殺越人以取貨慾不畏死者也如此等人衆所

同惡日備備焉畏之而不敢近者得而誅之豈不大快人心而叶天下之公惡乎惡叶於公則正所謂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者民之所惡惡之亦相率畏威遠罪而不自知矣

王曰封元惡大懲矧惟不孝不友于弟厥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懲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祥刑經解卷五

四

天之與我以為民彝于孝父慈弟恭兄友其尤大者子不敬事以大傷父心父亦不愛字以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弟不念天定尊卑之序而弗恭厥兄兄亦不念父母鞠育之勞而不友于弟是兄弟相賊也天下未有不慈之父至父亦不慈而子之不孝甚矣兄之於弟雖不如父之于子然使弟實盡恭兄亦當終化於友故首揭不孝者著子之罪并揭不友而不恭可知也此而不於政人得罪則民彝大泯亂矣速由文王作罰孫氏所謂大司徒不孝不弟之刑自文

王所創立者以殷罰治殷俗人情之所安以文王罰治不孝不友繼綱常以撥亂也夫民彝固宜速明而官常更當加謹民之不率以法繩之况外庶子正人小臣皆用法之人知法之所惡者不孝不友也乃不以此訓人而別立條教以要譽愚俗使民不知不孝不友之為惡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以病其君者乎是乃導民以惡引而入於不孝不友之地尤可深惡者也此不忠之臣法之所不能已者也速由茲義而率殺之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之義也如此而後民彝昭官常肅此弼教之大者也

祥刑經解卷五

五

三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上言慎罰之要由民及臣及康叔反之王身可謂懇切而詳明矣而此復申之以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者何也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之雖屢而風俗不能以盡同故時有違教梗化之民麗於法者雖聖王之世不能去刑而又恐康叔以為常刑不足以威民致惑於非謀非彝之舉故戒其勿用而惟斷以至誠也本之以誠進之以敏恐其欲速而心或浮也故又欲其康恐其耽安而德不據也故又欲其顧常目在是

而猶恐其踴於所見也故又欲其遠乃欲夫然後庶幾於德裕乃身之訓民自安而不汝瑕棄矣蓋明刑爲鞠教之事而此經所稱則又爲明刑之本也

臣刑皇帝清問下民讎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清問清晰而問明目達聰無一毫之壅蔽也惟清問而讎寡冤抑之情皆得以上達則亦無不可上達之隱矣有辭于苗者訴其虐威庶戮之慘也夫用威以脅之威衰而民轉玩有威所不能制者而威窮矣用明以察之明習而民益詐有明所不能至者而明亦

祥刑經解卷五

六

窮矣蓋人心雖有不同要自有同得之於天而斷然不可泯者故德最易入惟舜盛德之至德以爲威而蒙其德者自不敢犯且其畏其有威德以爲明而感其德者自不敢欺且其明其常明此所以不威而畏不察而明而天下莫不服焉者也非虞舜其孰能如是乎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

民心惟無所檢故不知敬其德而多越於法制之外

宜有以教之民心惟無所做故不能動其德而至喪其秉受之常宜有以化之乃士制百姓惟曰刑之中未及於教也而過其邪妄之萌即以啟其敬慎之發故申其用曰以教祇德言刑本爲教設也恭己於上者和順之充周亮工於下者精白之昭著未及於刑也而君臣合撰精神足以深入乎民兆庶革心觀感自能交致於上故著其應曰罔不惟德之勤言德本在刑先也始曰制百姓於刑之中繼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斐彝可知刑雖非教而刑之所加惟去其不善而驅之於善則有以輔教之所不逮是即

祥刑經解卷五

七

所以爲教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前云刑之中猶於刑見中也刑以教德而百姓向善則直爲民之中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陷於罪惡非其性之本然故訓其所當監者必至有德於民之中以爲歸也夫刑之所加非人之所樂受而哲人用之情辭雖紛屬之於五刑而悉可爲標準故曰極蓋咸得其中刑姦究即以植善良不惟無毒且皆有慶

也師曰嘉師故刑曰祥刑彼動以民之無良相詬厲者固為不善受而或以刑為名法之家輕而易之則亦未知其為祥而有所取監也已

聖人好生之德行於教而所以暢其好生之德者寄於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率性而行此生理也惟氣稟或異則有過與不及之差加以人欲蔽塞漸漓其真必繼之以教乃可全其中而復其性此發育萬物之心所謂好生之德也教既行矣猶有不率而干正者則不得不為之刑以齊之雖或用刑其所期者總欲至於無刑之治而後好生之

祥刑經解卷五

八

德始暢滿而無復遺憾蓋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刑與教分而教亦徒勞刑與教合而刑可不事故皋陶明刑必推本於舜之好生舜期無刑終致美於皐陶之從欲君臣同德上下一心負哉尚矣夫教之化民也要於同其好惡而刑之弼教則專於惡之得其當而已殺越人于貨罔弗懲此眾所共惡不待教而誅者也速由文王作罰茲義率殺則教之不改亦不能不惡者也此而欲以刑正之必其有敘乃大明服而非先有去民疾如去已疾之心則無以微棄咎之實非先有蔽時忱不則敏德之修則無以為慎罰之

本德威惟畏故民畢棄咎德明惟明故裕以民寧所以然者何也明刑以教祇德也德勤而民率又是明于刑之中者即所以為德于民之中也師曰嘉師則無莠民刑曰祥刑則非凶器於此見唐虞三代之聖人所歷之事不必其相侔所施之時不必其一致而丁寧反覆監誡之深衷則異世而同神無非欲全民之生以充好生之德之量耳董子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夫任德者天之教不任刑者天之心

祥刑經解卷五

九

寒涼肅殺收斂歸藏而生育長養之功乃益充然洋溢而不禦此亦天之祥刑也豈真不用哉是故聖人承天立事以教為主以刑為之輔刑必至於祥而刑乃可用而刑乃亦真可措矣

右明刑弼教化

男  
林  
標  
校  
字